

王陽明傳習錄  
下卷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卷下

語錄 (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遣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

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窠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湏改。他

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盲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少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

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

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得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



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求。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湏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是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物格致知簿書

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此講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裡。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亶亶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

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雜夾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

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較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語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皆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靜動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

過如何有弊。曰：人豈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

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黃敏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

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窸窸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裡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



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窅窅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於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遊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於道而遊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書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